



# 嚼谷子的人

周娟

稻子快黄的时候,外公总会站在田埂上。不动,不说话,就那么站着看。那时我还小,放学回来路过田边,总能看到他的背影——背着手,微微驼着,像一株被稻穗压弯了腰的老稻子。风吹过来,稻浪从他脚边一直涌到天边,衣角在风里一掀一掀,可他的身子一动不动。

有一回我忍不住跑过去问:“外公,你站在这儿看啥?”

他轻声回应:“看谷子熟了没有。”

“熟了没有?”

他蹲下来,随手掐了一穗稻谷,放在掌心里搓了搓,轻轻一吹,谷壳飞走了,留下一手心饱满的谷粒。他把谷粒放进嘴里嚼了嚼,没咽,嚼了好一会儿。

“熟了。”

我那时不懂,熟了就是熟了,还要尝才知道? 不过我也照着他的样子,把谷粒放进嘴里嚼,那味道裹着青草气,又有一丝淡淡的清甜,像刚刚割过的田埂上吹

来的风。直到现在,还留在记忆里。

外公是从吃不饱饭的年代走过来的。母亲说,外公年轻时家里人多地少,每年秋收那天是他最紧张的时候,全家老小齐上阵,能多割一捆是一捆,能多捡一穗是一穗。稻谷进了仓,他心里才踏实。那时丰收的定义很简单:仓里有粮,来年不挨饿。

后来日子好了,种地不再只为糊口。外公换过好几种稻种,有丰有歉,可他依然会在每年收割前一个人走到田边,蹲下来,搓一穗谷子,嚼一嚼。母亲笑他:“年年都嚼,有啥嚼头?”他不答,只是笑笑。

他嚼的不是谷子,是这一季的收成。春天育的秧壮不壮,夏天锄过的草有没有返青,打药那天是不是赶上了好天气——这些都要嚼在嘴里才知道。饱满的,说明该干的活都干到位了;空瘪的,就是哪一环节失了手。丰收从来不只是老天爷的恩赐,是春上翻的地、夏天浇的水、秋天晒的太阳,一件件堆出来的。

后来我工作了,成了一名农业调查员。有一次在一个样方田里测产,蹲在田边收割、称重、记数据。一位老农在旁边看着,等我们忙完才开口:“这块田产量多少?”

我报了数。他没应声,蹲下来,掐了一穗谷子,搓了搓,放进嘴里嚼了嚼。

“嗯,差不多。”他嚼谷子的样子,跟外公一模一样。

那天晚上,我迷迷糊糊间,仿佛又回到了老家的院子,外公正坐在门槛上剥新收的花生,脚边堆着今年新收的稻谷,月光照在上面,泛着银灰色的光。

我在他旁边坐下来。“外公,我们现在测产,不用嚼谷子了。”

他看了我一眼:“那你们咋知道熟了?”

“有仪器,称重、测水分,算出来就是亩产。”

他想了想,没再说话。过了一会儿,忽然开口:“仪器是仪器,心里还得有个数。”他把手里那粒花生剥开,把仁放在我手心里,“种了一辈子田,谷子嚼

在嘴里啥成色,心里才踏实。你那些数据,跟这个是一个理。”

我手里攥着那粒花生,忽然想起他年轻的时候,大概以为农人的圆满就是不饿肚子。到了中年,觉得农人的圆满可能是一家人能吃上白米饭,还能有余粮。后来他老了,才真正明白,农人的圆满应是中秋的月亮升起来,一家人围坐在一起,吃上一碗自己种出来的新米饭。然后有人坐在他旁边,认真地说一句:“今年的米,香。”

外公把剩下的花生放在我手心里,拍了拍手上的土,站起来,朝屋里走。月光照在那一堆新稻谷上,每一粒都泛着光,沉甸甸的,像是把这一整年的日子都收在了这里。

我叫了他一声,他没应,声音落在空旷的院子里,我愣了一下,猛地回过神来——老家院子早就拆了,田也流转出去变成了一大片一大片的高标准农田,如今田里稻谷金黄,只是再也没有外公站在那里看了。

(作者单位:国家统计局大邑调查队)



秋日野趣

刘英楠 摄

## 月满山海

王明明

胶州湾的中秋月,岁如约升起,静静照见青岛的每一片山海。我生长于这片碧海之畔,童年最纯粹的欢喜,都藏在渔港的晨雾里、归航的渔舟上,以及洒满海面的皎洁月色中。晨雾漫过码头,裹着桅杆的潮气与渔网的腥咸;渔舟踏浪归来,船舷淌下澄澈的海水,摇碎一湾波光;待到夜幕垂落,月色慷慨倾泻,银辉铺满整个海湾,浪花也蒙上一层温柔光晕,潮起潮落娓娓诉说着大海的私语。那些日子,风是咸的,梦是蓝的,潮起潮落间,家乡的呼吸早已烙进我的骨血,成为此生挥之不去的回响。

家乡的中秋,从无数复刻的仪式,最动人的韵味,是渔港独有的烟火。早年的青岛西海岸,没有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,也没有人声喧嚣的都市商圈,秋日的码头便是整座小城最有生机的地方。中秋恰逢秋汛旺季,天色微明,薄雾轻笼海面,沉睡一夜的渔港便被细碎的浪声、低鸣的船马达、渔民爽朗的谈笑声轻轻唤醒。连夜出海的渔船满载而归,携着大海独有的清咸气息,为故乡的中秋拉开热闹序幕。渔船稳稳泊岸,沉甸甸的海货陆续卸船,整齐码放。竹筐里盛着大海最好的馈赠:膏腴紧实的梭子蟹饱满鲜活,银亮的刀鱼细嫩通透,厚实体肥的鲅鱼鲜气十足……那丰收忙碌的质朴图景,深深镌刻在我的童年记忆中,成了家乡中秋最鲜明、最温暖的印记。

暮色漫过海岸线,一轮圆月自海面缓缓爬升,清辉洒落万顷碧波,潮声轻柔,波光粼粼,山海之间尽是安然静谧。每到此时,家人总会挑选当日最新鲜的海味悉心烹制,搭配上刚收的芋头,洗几串院里刚摘的葡萄,再摆上几块五仁月饼,这便是海边人家最地道的中秋团圆味。一家人围坐庭院,闲话渔汛丰歉、日常琐事,不烦烦恼忧愁,只享烟火温情。晚风轻拂,月色澄澈,孩童踮月嬉闹,这般简单安稳的时光,让我早早懂得:团圆从不是盛大的排场,而是寻常日子里最踏实的陪伴。

后来我离开家乡求学、工作,走过鲁西南的田垄,又回到青岛的海边。中秋的月亮,在不同地方的天空升起,照见异乡的夜,也照见归途的路。那些年在,每逢中秋,总会想起渔港的灯火、家人的笑语、那一桌刚出锅的海味和院里的葡萄藤。月光之下,才更明白“团圆”二字的分量——它不只是餐桌旁,也在每一次回望故乡的目光里。

重回青岛,再看山海,已是新貌。乡间小路变宽,渔村变社区,渔港也换了模样。但我总觉得,有些东西没变:中秋的月还是那轮月,渔港的烟火气还在,家人围坐的温情还在。只是望月的心境,多了些沉淀。少时望月,看的是山海风月、阖家欢愉;如今望月,看的是岁月流转、初心未改。

又是一年中秋,皓月高悬碧海,清辉遍洒山海。这轮亘古不变的明月,见过我童年的纯粹烂漫,伴过我异地他乡的默默坚守,也始终照亮我归乡后每一步前行的路。月满山海,本心恒安。

(作者单位:国家统计局青岛调查队)

## 漫赴天光

范梦佳 摄



## 秋食一口黄

卢颖

风一过巷口的梧桐树,叶子就翻出浅褐的边,天也更高远了。这时候总想起老家的一句俗话:“秋食一口黄,一秋都安畅。”不是什么金贵吃食,就是地里刚收的南瓜、玉米、红薯,三样黄澄澄的菜品,顺着时节摆上桌,才算把秋天扎扎实实吃进了肚里。

老家的秋是慢的。日头斜斜挂在院角的枣树上,光穿过薄薄的烟霭,落在堂屋前的台阶上,也落在厨房土灶的烟囱上。奶奶总说入了秋就要吃“热乎的黄”,一早从园子里摘回带露的南瓜,从田埂边掰下还裹着青衣的嫩玉米,再摸出几个刚挖出来的红薯,一一收拾了,就围着土灶转开了。

玉米是最先上锅的。带着两层嫩皮蒸,紫红的玉米须还沾着田埂的潮气,水汽一裹,满厨房都是清甜的香气。揭锅的时候最是热闹,蒸汽腾得人眉眼发潮,伸手拎出一个,左右手来回倒着烫,顺着皮往下一撕,嫩黄的玉米粒整整齐齐排着队,颗颗饱满胀得发亮。咬一口下去,甜汁顺着嘴角往下淌,软嫩里带着点韧劲儿,连玉米棒的芯子都浸着清甜。小时候总爱捧着玉米蹲在门槛上吃,啃得满脸都是,奶奶就笑着拍我的手背,说慢些吃,没人跟你抢。

南瓜要切大块,放在锅里蒸,原本橙黄的瓜肉蒸得软乎乎的,外皮皱成浅浅的褐,内里却绵密得像化开的蜜糖。盛一碗端上桌,用勺子轻轻一压就成了泥,入口是温温的甜,不齁不腻,带着股

泥土里长出来的醇厚。奶奶说南瓜养人,秋天天干风燥,吃一口黄瓤南瓜,润了肺也暖了胃,比什么补品都强。我总爱舀一勺浇在米饭上,黄澄澄的拌开,连白饭都染上了秋的颜色。

要说最爱的,那还要数红薯。趁烧灶的余温,把红薯埋进灶膛的热灰里,过半个时辰再扒出来,表皮烤得焦黑,裂着几道口子,往外冒着甜香的热气。掰开来的瞬间最是动人,内里是金红的瓤,软得流蜜,烫得人嘶嘶吸气也舍不得松手。顺着焦皮慢慢撕,热气裹着甜香扑满脸,咬一口绵密沙软,甜意从舌尖暖到心口,连指尖都跟着热起来。那时候总觉得,秋天的惬意,有一半是这颗烤红薯给的。

后来离开老家,在城里也常买街角的烤红薯,也在蒸锅里码玉米南瓜,却总

觉得少了点什么。想来想去,少的不是味道,是那份跟着时节走的心意。老家从不讲什么仪式感,却总把四季藏在吃食里。春吃芽,夏吃瓜,到了秋天,就吃这一口大地捧出来的黄。不是什么稀罕物,是春种秋收的本分,是顺时应季的妥帖,是日子一天天过出来的踏实。

又到秋风起的时候,我也学着奶奶的样子,在厨房蒸上玉米,焖上南瓜,烤箱里烤着红薯。三样黄澄澄的吃食摆上桌,咬一口清甜,再一口绵密,暖意顺着喉咙沉下去,忽然就懂了那句“秋食一口黄”的意思。吃的哪里是瓜薯米粮,是一整个秋天的阳光与风土,是老家院落落在记忆里的温香,是岁岁年年,人跟着时节走的安稳与从容。

(作者单位:国家统计局南昌调查队)

## 千里共婵娟

李珊珊

站在秦皇岛的海边,月亮从碣石山背后升起来,又大又圆。海面上铺满了碎银似的月光,潮水一下一下涌上来,把那些光揉碎了又聚拢,聚拢了又揉碎。忽然想起近两千年前,也是在这片海域,曹操东临碣石,写下“日月之行,若出其中;星汉灿烂,若出其里”。那时的月亮也是这般吗?从山的另一边升起来,照着一个人站在海边望月的人。只是他望的是天下,我望的是故乡。

其实我从未真正离开过秦皇岛。可母亲离开后,这座城忽然变得空荡荡的。老楼还在,海风还在,八月的桂花香还在,但推开家门,没有人笑盈盈迎来说“闺女回来啦”。这才明白,故乡不仅是地理的坐标,更是那个等你回家的人。

张九龄在《望月怀远》里写:“海上生明月,天涯共此时。”他写这首诗时被贬荆州,远离长安,也远离故乡。可他

抬头看见那轮从海面上升起的月亮时,忽然觉得不孤单了。隔着天涯,共着一个此时,便算团圆。

小时候还不懂这些诗,只记得中秋夜母亲把月饼切成小块,我捏起一角咬下去,那块月饼便在我手里弯成了月牙。我一边吃一边问:“妈,为什么月亮总跟着我走?”她想了想说:“因为月亮怕你一个人走夜路害怕。”我又问:“那它为什么有时候圆有时候缺?”母亲便笑:“它有时候想你了,就多吃一口,把自己吃圆了。”母亲把世间所有我不懂的事情,都揉成了童话。

再长大些,读苏东坡。熙宁九年中秋夜,他在密州,弟弟苏辙在齐州,兄弟俩七年未见。他喝了一夜的酒,醉意阑珊时写下“明月几时有,把酒问青天”,问的是月亮,念的是人间。“不应有恨,何事长向别时圆”,月亮啊月亮,为什么偏在人们离别时才圆呢?这哪里是问月,分明是问命运。可苏东坡终究是苏东坡,他困在辗转贬谪的命运里,却把

那一腔愁绪化开,落笔成“但愿人长久,千里共婵娟”。从此天下离别之人,都有了一个共同的念想,人不在一起不要紧,只要抬头看见的是同一轮月亮,便算是团圆了。

这十个字像一粒种子,落在每一个游子的心里。唐朝的李白在扬州旅舍里举头望月,低头思故乡,那时还没有苏东坡的词,但他一定也想过,同一轮月亮,照着他此刻栖身的扬州旅舍,也照着千里之外的长安。月亮是圆的,那么思念便有了形状。王建在中秋夜望月,写下“今夜月明人尽望,不知秋思落谁家”。天下人都望着同一个月亮,那满地的月光里,分不清哪一片是你的秋思,哪一片是我的。秋思是没有主人的,它落在谁家,谁便懂了团圆二字的分量。

母亲走后的第一个中秋,我把自己关在屋里。窗外的月亮圆得像一枚印章,盖在夜空这张深蓝的纸上。翻看手机里母亲的微信:“海上生明月,天涯共

此时。珊珊,中秋快乐。”张九龄这两句诗她记了一辈子。退休前她在流动人口管理办公室工作,管的都是背井离乡的人,她常说那些人在外头打拼不容易,过节最想家。她说这话的时候,大概也把自己代了进去,她的女儿也在外头,在海的那一边,望着同一轮月亮。

母亲说过,月亮吃饱了就圆了。其实吃多的是思念,思念攒得满了,月亮便圆了。今夜海上的月亮这样圆,想来天下人的思念都聚到了一处,沉甸甸的,把月亮撑得饱满而温柔。它照着古人,照着今人,照着碣石山上的曹操,也照着海边独行的我。

往回走的路上,月光把我身后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,一路追到老楼下。我推开门,月光从窗前涌进来,淌了满地。那一瞬间,我仿佛听见母亲的声音,轻轻地,从月亮那边传来:“回来了?”“回来了。”我说,然后抬头,月亮正好好好地悬在窗前。

(作者单位: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)



共此一轮秋

金欣 作